

奕訢与奕訢争储记

牛贯杰

清季之衰，始于嘉道，成于咸丰，治史者多为奕訢未能继承皇位扼腕痛惜。“胜者为王败者寇”，这一语汇表达出的强权意境，在奕訢、奕訢兄弟争夺皇位的史料记载中有着充分体现。大多史料载明奕訢继位乃顺理成章之事，而奕訢在争夺储位上显然处于不利地位。其实，兄弟二人对皇位的争夺，既有明争，亦含暗战，不可谓不激烈，恢复重建这段史实无疑重要。

同为道光“宠儿”

道光帝生有九子。长子奕纬，虽为宫女所生，却最为祖父嘉庆所宠爱，11岁时封为贝勒。母以子贵，奕纬生母纳喇氏在其出生后便被嘉庆特谕封为侧室福晋，道光继位后更晋为和妃。道光十一年（1831年）四月，23岁的奕纬英年早逝。次子奕纲、三子奕继，一个活了两岁，一个活了三岁。皇五子奕谅，祥贵人所生，自幼出继为惇亲王绵恺子嗣；七子奕诤、八子奕诒、九子奕诤，皆为琳贵妃所生，道光帝去世时，三人尚年幼，最长的奕诤不过11岁，并无能力参与皇位争夺。道光九子中，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是皇四子奕訢与六子奕訢。

奕訢、奕訢兄弟同为道光帝的宠儿。在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年）春天的例行祭祖中，道光帝特意将二人带在身边，共同祭祀先祖。不仅道光帝，连皇太后都将两人看做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，大清基业的希望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兄弟二人逐渐意识到，彼此最亲密的手足同时也是皇位争夺最重要的对手。

母后角逐

奕訢生母钮祜禄氏乃侍卫颐龄之女，入宫后册封为全嫔。她幼年随父亲宦居苏州，明慧绝时，颇有心计。据载，祥贵人有孕本在全嫔之前，也就是说，正常情况下，祥贵人的儿子应为四皇子。然而颇有心机的全嫔决定抢先一步把孩子生下来。于是，每次御医例行诊查，全嫔总是问及是否可以早产。御医道：“可以早产，但恐怕婴儿体弱多病，寿命不会太长。”全嫔告之曰：“我想抢在祥贵人之前把孩子生下来。你不妨大胆一试，如果成功，我重重有赏。”于是，御医为其配制保胎速生药物，婴儿未足月便出生了。全嫔的抢生计划果然成功，奕訢比祥贵人所生的奕谅大了10

天。两个婴儿刚刚出世，就有着迥异的人生道路。抢生的奕訢占得先机，成为当时的大阿哥；后生的奕詝则一出世便过继给三叔醇亲王为子，丧失了继承皇位的机会。皇宫大内，母以子贵，亦以子贱。全嫔生下奕訢两年后进封为皇贵妃，掌管六宫事务，第三年便正式立为皇后。祥贵人生下奕詝后曾晋封为嫔，然儿子过继后复降为贵人。

奕訢出生后一年多，奕訢降临人世。平心而论，奕訢各方面都比不上六弟奕詝，道光帝对奕訢亦格外垂青。全皇后担心奕訢继位之路遇阻，便起了加害奕訢的念头。一日，全皇后设宴款待众皇子，在鱼盘中放置毒药，欲毒杀奕訢等人。全皇后特意嘱咐奕訢，告诫他鱼中有毒，千万不可食用。奕訢虽资质平平却天性淳朴，不忍加害诸弟，偷偷告诉奕詝此鱼有毒，不能食用。宴席上，诸皇子谁都没有动鱼。回家后，奕訢将赴宴之事告诉了母亲静贵妃。静贵妃闻听忙将此事禀报太后。其时孝和太后依然在世，连道光帝都惧她三分，知此事后大怒，令将全皇后赐死。全皇后见事机败露，遂投缢自尽。

孝全皇后死后，奕訢改由奕訢生母静贵妃抚养。静贵妃待奕訢如亲生儿子一般。有段时间，道光帝见奕訢英俊挺拔，同自己年轻时模样相仿，不由得更加喜爱，几次与静贵妃提及继立奕訢之事。然静贵妃每以奕訢年长为由极力推让。奕訢继位后，也把静贵妃当作亲生母亲看待，在其病重时将其尊为康慈皇太后。奕訢为报答静贵妃的养育之恩，特命奕訢朝夕入宫请安。依

照清制，皇子受封之后，必须出阁，居住在自己的府邸，没有皇帝谕旨，不得随意进出皇宫。而奕訢怕静贵妃晚年孤单，特意开例，允许奕訢自由出入皇宫。相对孝全皇后欲加害奕訢来说，奕訢与康慈皇太后的关系显然要融洽得多。

康慈太后年轻时虽曾力主奕訢为帝，然到晚年却渐生悔意。一次，太后生了重病，咸丰帝亲伺汤药，与奕訢轮班侍奉。孰料太后的病越来越重，一度昏迷不省人事。一日，恰好轮咸丰帝陪侍，太后昏迷中误将奕訢当成了奕訢，向他袒露心迹：“我离开人世已是早晚之事，如今受天下之养者数年，死而无憾。平生最悔恨的一件事，便是当年你父亲打算立你为帝，我却矫情力辞，铸成大错，让你一生为奴！”说罢放声痛



奕訢照

哭。咸丰帝知道太后认错了人，把他当成了奕訢，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，太后病中呓语其实乃肺腑之言。咸丰帝在病榻旁听得冷汗直流，心中恼恨。此时太后忽然清醒，见身边只有咸丰帝，自知失语，心中既悔且惧，病情急转直下。

可见，最先参与皇位之争的，是他们各自的母亲。两个女人的命运，与她们儿子的前途紧密相连，荣衰与共。她们的死都与皇位的争夺有关。

帝师暗战

奕訢、奕訢读书后，他们的老师亦出谋划策，因材施教，襄助其争夺皇位。

奕訢的师傅叫杜受田，山东滨州人，道光三年（1823年）进士，会试第一，殿试二甲第一，后任山西学政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年），道光帝将其遣调回京，入值上书房，专任奕訢的师傅。奕訢六岁跟随杜受田学习，朝夕相处，前后历十余年。杜受田因教导有方，多次受道光帝嘉奖，官至内阁学士。道光帝特许其“专心授读，毋庸到阁批本”。这一方面反映出道光帝对四子奕訢的重视程度，另一方面则表明，奕訢最终能继承大统，与师傅杜受田的运筹帷幄、出谋划策有着直接关联。

奕訢的师傅名叫卓秉恬，四川华阳人，为嘉庆七年（1802年）进士。卓秉恬深得道光帝信任，累迁官至兵部、户部、礼部尚书，拜武英殿大学士。供职言官给事中期间，他数次上书言事，不畏强暴，针砭时弊。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，卓秉恬上书请求禁烟，尤其

强调严禁官员士兵吸食鸦片。他制定的39条禁例之法成为清廷禁烟范本，准予实施。鸦片战争后，卓秉恬痛心疾首，开始关注“夷情”，研究江海防军务。他的一举一动，对少年奕訢性格志趣的形成有着很大影响。

杜受田与卓秉恬二人，一个足智多谋，因材施教；一个刚正不阿，遇事决断，他们的不同个性，对年幼的奕訢兄弟影响颇深。奕訢年长，且宽厚仁德；奕訢虽小，却天资聪颖，勇于任事。

一日，道光帝率诸皇子至南苑狩猎。奕訢按照惯例，到上书房向师傅请假。杜受田正独坐斋中，闻得狩猎之事，揣测此事并非简单，其时道光帝正为继位之事伤神，或许正是兄弟间角逐皇位的一次争锋。杜受田沉思半晌，郑重对奕訢道：“按常理，你的骑射功夫在他之下，只能用头脑胜他。阿哥到围场后，只可坐观他人骑射，千万勿发一矢，且劝导侍从亦不捕杀猎物。打猎完毕，皇上定会问你为何一无所获。你便答曰：天气正值春暖花开、万物复苏之际，鸟兽亦在繁衍哺育，实不忍心伤害生灵，破坏天地之和谐，因此并未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技也。如此作答定让父皇满意。”奕訢至南苑后，依师傅之言行事，并未策马狂奔，驱杀猎物。打猎完毕，诸皇子均至道光帝面前请命。果然不出杜受田所料，奕訢猎获最多，而奕訢却一无所获。道光帝问及其故，奕訢以师傅交代之言相告。道光帝听后暗忖道：“是真有人君之度矣！”

一次，道光帝生病，传唤奕訢、奕訢两皇子入宫侍奉，借机进一步考察立

储之事。两皇子各自请命于师傅。卓秉恬吸取前次考虑不周的教训，对奕訢道：“如皇上有所垂询，问及治国之道，你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杜受田则对奕訢云：“四阿哥在条陈时政方面，无论才智、见识都敌不过六阿哥，如皇上提及自己年老多病，你可不必多言，只有伏地痛哭，表示孝道忠心而已。”杜受田传授奕訢之法，确实高过卓秉恬一筹，前有仁德之义，后示以忠孝之情，以温情脉脉的父子之情取悦病榻上的道光帝，胜过了才识俱佳的奕訢。道光帝对比二人，心理的天平更向奕訢倾斜。杜受田亦因教导有方被任命为上书房总师傅。可以说，奕訢的继位，与师傅杜受田的“辅导之力”渊源颇深。

道光帝深知诸皇子中奕訢为最突出，因此一度也考虑把皇位传给他。有史料载，道光帝晚年最宠爱奕訢，曾事先写就确立“奕訢”继承皇位的遗诏。然当时有太监在旁窥伺，见名字的最后一笔甚长，怀疑所立者为奕訢。于是宫中盛传奕訢将继承皇位，并传到道光帝的耳朵里。道光帝深知奕訢个性张扬，以为其暗地搬弄是非，遂弃奕訢改立奕訢。此事说明奕訢曾有机会夺得皇位，但终因父子个性差异而失去机会。父子间天然的亲近感，使道光帝最终没有选择文韬武略均占优的奕訢，而把皇位传给平庸的奕訢。这是奕訢“生不逢时”之个人悲剧，亦是清朝国运衰微之时代悲剧。

余波

官方史料均载，道光帝驾崩前遗

命奕訢继位，实乃顺理成章之事。然据后来光绪帝师翁同龢追忆，继位之事另有波澜。道光帝驾崩前，就定立储位之事于寝宫召见军机大臣。他翻身从床内取出事先备好的金匣，令侍臣当众开启，宣布册立皇太子。其时奕訢生母静贵妃侍奉在旁，她似乎预感到匣内所拟太子名单不是奕訢，暗示侍臣不开启金匣。大臣中以季芝昌为首，亦坚辞不受。道光帝大怒，接连以手拍床。众人见圣上发怒，始接匣开启，诏书上赫然写着立奕訢为皇太子字样。翁同龢之父翁心存，道光十七年（1837年）入值上书房，曾授读奕訢、奕訢，其后更为同治帝师，先后居内廷30年之久，对清宫掌故自然了解颇多。由此推及，翁同龢所言未必空穴来风。奕訢继位后，待季芝昌这位遗命之臣亦十分反常。奕訢继位伊始，季芝昌即外放闽浙总督，未及一年，辞职回家归养。其后，季芝昌抑郁寡欢，卒于家中。遗命大臣外放地方，已颇令人费解；更为出格的是，季芝昌死后遗折递上，咸丰帝竟亲手批示季氏“无恤典”。身为一品大员，季芝昌的遭遇在清代可谓绝无仅有。直至光绪初年，季芝昌才被清廷追谥为“文敏”。季氏晚年遭此殊遇，似乎更印证了翁同龢的说法，乃奕訢对季芝昌在传位事件中的表现深为不满，刻意报复。季芝昌的结局，或许正是奕訢在争储斗争中败下阵来的最后余波。

作者单位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